

远逝的捣衣声

村西有一片芦苇荡，清凌凌的水，映着蓝莹莹的天、白柔柔的云，宛如一幅静美的水彩画。外婆很喜欢去荡子里捣衣，“嘭，嘭，嘭”，好听的声音，宛如一只只水鸟，在水面漂来荡去，飞回村子，宛如鼓点，恰似缶音，古朴而安详。

捣衣，是将洗过头次的衣服放在石板上，用捣衣棒捶击，去浑水，再清洗，使其洁净。外婆的那一根捣衣棒，为枣木所制，一尺有余，于长年的起起落落间，变得红褐透明，表面裹了一层透明的包浆，看上去，宛如一条沉敛修长的美玉。

村子的水，不但养人，而且养石。荡子边的七块捣衣石，常年浸在水里，光洁、细腻、秀润，让看见它们的文化人，会忍不住心生幻想：以水为墨，以石当砚，以芦苇作毛笔，以天地作宣纸，写出天下一流文章，写下传世一等书法。

外婆捣衣，往往在天不亮时就出门。晨月当空，她与村里的女人们，三三两两，走在缥缈的雾里，仿佛走在旧年的电影中。她们，端着木盆，盆里堆着衣物，压着一根捣衣棒，宛如一条搁浅的小鲤鱼。晨风，吹着她们额上的秀发，晃动苇叶上的露水，水珠滴入静静的苇荡水面，发出清脆的回响。

轻轻地，掬一捧清水，如古典的茶道一样，先将捣衣石清洁一下；然后，将衣物浸入含有水藻清香的水里，等渗透后，湿漉漉地到石上，淋上一捧自制的皂角液，揉搓一番；接下来，举起捣衣棒，朝着衣物捶打，当挤出污渍后，将衣物翻过身，再行捶打，直至衣物清洁；最后，拿起衣物，将它们放入水中漂洗干净。

“嘭，嘭，嘭”，一声一声，惊醒了芦林沉睡的苇莺，发出呖呖的啭啼；一声一声，惊醒了苇荡的鱼群，跃出鲜活的泼刺；一声一声，惊醒了渡口的艄公，摇响了吱呀的双橹；一声一声，惊醒了青黛的村庄，飘起了乳白的炊烟……

捣着捣着，宝蓝色的天边，渐渐呈现一线鱼肚白；慢慢地，一抹胭脂红涂抹在了东方天空，仿佛水墨丹青一般渲染扩散；随后，一轮羞答答的旭日冉冉升起，开始喷薄——再看荡子里，绚烂的朝霞倒映水中，映在一串串珍珠般的泡沫里，宛如一幅色彩鲜艳的油画，恰似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。

由于有些衣物太沉重，外婆一双手绞不动，她会远远地唤我的乳名，让我一路跑来帮忙。“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”，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，一老

一少，一左一右，仿佛扭麻花一样绞着衣物，开开心心地看着水珠淅淅沥沥而下，坠入草地。绞干水，外婆会领着我，将衣物摊晒在滩上，然后守着衣服晒干。

日头，静静地逡巡在天空；风，从远方轻轻吹来；我与外婆坐在荡边，仿佛一大一小的两块石头。我多想，就这样坐着，陪着外婆一起慢慢到老。

经外婆洗净的衣物，穿在身上，宛如新摘的棉花一样柔软、芳香、熨帖。穿着它们，使人想起芦苇荡一缕缕清风、一束束阳光、一株株水藻、一片片苇林，使人想起青茸茸的草滩，想起遥远的天边，想起流年里的许多许多。

光阴无情，“长亭连短亭”，总有一个个人生驿站，会让身边的亲人与你相别。那一年的秋天，水边的芦苇一片肃穆金黄，外婆捣完最后一次衣，安然地离去了。

如今，这一切如风一样飘逝，回想那一段难忘的捣衣时光，宛若梦一场。感谢外婆，让我记住了光阴深处的捣衣声，记住了美丽乡愁！

□刘峰



冬天藏在白菜里

□徐雨昕

儿时，在关于初冬的记忆里，总有白菜的身影。白菜棵棵硕大，白如脂，翠如玉。提前储备好百十斤白菜留作过冬的储备蔬菜，曾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件大事。儿时每年这个时候，外婆便开始忙着采收白菜。

大人们忙着储备白菜的时候，我和邻家的小伙伴们早就齐齐地跑到院子里聚集起来了。储备冬菜，是件需要街坊邻里互相帮忙、集体劳作的体力活，但在我们小孩子眼里，抱着白菜跑到墙角一棵棵码整齐，是种既有趣、又有仪式感的游戏。

白菜，是冬季饭桌上的绝对主角。单调的食材，每天都要重复出现很难不让人腻歪，但是外婆总有她的办法：酸辣白菜片清爽又开胃，每次都能就着这道菜吃上一大碗白米饭；把肉馅剁碎，再裹上切好的白菜片，齐齐码在细碎的干虾仁上，上锅蒸熟，就是鲜甜的蒸白菜卷；积好的酸菜捞出一棵，细细地切丝，再配着刨好的肉片一起炖熟，一锅酸菜肉片的香气便蔓延到房间里的每个角落。

白菜甘甜，多汁又极清爽，和任何食材都可以完美地融合到一起。无论是炖菜、炒菜、做馅料、凉拌甚至是积酸菜，都能让你发现它的特别之处。

外婆的巧思不光是在烹饪上，就连切掉的白菜根，也能在外婆的手里变成家中的点缀。白菜的根部用小刀削平，再剥掉外面的菜帮只留菜心，放到透明的玻璃小碗里，就能变成水培的白菜花。黄色的白菜花小巧明艳，细细碎碎，在冬日里充满了灵动的美，也让我记忆中原本枯燥乏味的冬天，多了许多生活里的小惊喜。

外婆就是这样，用自己的心思和对生活的热情，一点点地将朴实无华、平平淡淡的白菜，融进了充满烟火气的生活里，也沉淀在我对冬天的记忆里。

又到冬季了。如今食品种类丰富，人们再不会被寒冷的季节局限住了。而囤积白菜过冬，也渐渐不再是人们生活里的必选项了。但每当看见冬天里的白菜，我的心里依然会涌出一种暖暖的踏实感，那是一种藏在白菜里的，专属于冬天的美好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立冬时节饺子香

□毕侠

此时，人们会给牛多备些草料，给猪添点膘，让羊把肚子填饱，天黑的时候把鸡鸭鹅赶进笼子里，有心的人还会捉住鸡鸭鹅，挨个摸摸它们屁股里有没有蛋，等到天亮的时候，到笼子边看看地上有几个蛋，如果够数，就将它们放出来，从东厢房里抓一把高粱米，算是给它们的奖励，它们吃完后还不肯离开，那双手一挥，“去吧，自己去找食。”

“咯咯咯”“嘎嘎嘎”“鹅鹅鹅”，一阵欢快的叫声后，它们各自寻找自己的目标去了。倘若有没完成任务的鸡鸭鹅，则会被扣留在笼子里，还不给它吃食，一直等到那白白的、灰灰的椭圆形的蛋在屁股后出来了，它才会扯着嗓子唤主人，主人高兴，也会抓一把高粱米让它独自享用。

立冬是个大日子，不过那会村里人的庆祝方式很简单。在傍晚时分，各家在厨房里都开始忙活起来了，大菜刀把案板剁得啪啪响，这种声音此起彼伏，就像是在比赛。不用看，大多数人家都会买点肉犒劳犒劳家人，粉丝是正宗的红薯粉，这个季节的乡下

俗话说，交了立冬节，只要下雨就会下雪。吃了晚饭，我们都将迫不及待地坐到被窝里，看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，父亲也会在给猪牛羊放好取暖的柴草后，坐在床沿上看母亲做活，有时候还会给我们讲他在军营里的故事，直到母亲把煤油灯吹灭，我们才意犹未尽地钻进被窝里，听着外面呜呜的风声，心里也会期盼着，明早眼睛一睁开，会不会是一个银色的世界？

如今又到立冬时节，村里已没有当年热闹的场景。很多人带着孩子进了城，家里只剩下老爷爷和老奶奶。傍晚时分，村子里依然响起大菜刀剁案板的声音，只是声音很短，也很轻。老人们将饺子端上大圆桌，眼睛却盯着敞开的大铁门外，直到城里的孩子打来电话，老人只说一句：“今天包了你爱吃的饺子。”电话那头停了好久，才回过来一句：“这么快就到冬至了，离年不远了。”是啊！离年不远了，那双苍老的眼睛里又有了希望。

